禮記箋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釋文云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後皆作子曰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釋文云讒人本又依詩作譖人大雅曰儀刑文王

萬國作孚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愼罰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涖臨也孫順也○惠氏古義云孫心當作愻說文愻順也書云五品不愻今文尚書作訓古文尚書作愻緇衣猶存古字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齊召南曰匪用命書作弗用靈又按尚書孔傳謂九黎即蚩尤其說甚

謬鄭謂苗民即九黎之後亦想當然然已勝孔傳矣○按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是以三苗謂九黎子孫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傚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

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大也直也○拔梏毛詩作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疏引張華云綸如宛轉繩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方氏苞曰老莊之志太古可行言而不可行也北宮之女不嫁以養父母陽城兄弟相愛皆終身不娶可行而不可言也危當作遷以音同而誤○愚按危當如字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淑善也諐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愚按禁防也以躬行範民如設防禁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議也○愚按言雖善必慮其終違行雖美必稽其流敝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貳不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愚按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下二句服虔以爲逸詩是也說見詩疏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愚按志記也此即篇首二句之意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章明也癉病也○釋文云義尚書作善○愚按義亦訓善詩云宣昭義問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愿援儀讀如字儀行行事可儀法也事急於先務君之力所不能及者不苟援也政舉其大綱君之職所不必知者不苟煩也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匪非也卭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

不敵矣（疾猶非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愚按葉公顧命見逸周書祭公篇文與此同王應麟困學紀聞五卷辯之曰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敎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敎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釋文云

已音紀尙書無已字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愼也由近人之故或狎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人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之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愚按德謂水之德也水懦弱故易狎民多死焉故難親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哱或爲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

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愚按閉謂壅過不得上聞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慎所可褻乃不溺矣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越之言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愚按括矢本也厥度尙書無厥字

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按兵尙書作戎

大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

孽不可以逭逭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愚按以先為先祖誤也由鄭不見古文故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

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釋文云前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愚按陸氏云皆逸詩此說爲是誰能秉國成歐陽公謂孔子删能字非也自爲政謹操柄也勞困敝也引詩以證君以民存之意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極多怨爲其君難○愚按資尙書作咨連上句祁大也引書以證君以民亡之意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類謂比式○方氏苞曰身不正則言不見信於上義不壹行無類身不正之實也義所陳於上也行所發於身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

不可奪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以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眾也精或為情○愚按質簡也呂氏以為質正義亦通也志記也親謂好而不厭也精知精義入神也略約也知既精詳故行之得其要略也又按注質猶以也以以字當為少字刊本訛耳○疏云質簡也少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出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陳氏云引詩證義壹行類○方氏苞曰引君陳證多聞二句引詩證精知句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愚按正讀如字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微利

其友無常也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微利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方氏苞曰此喩言行之出於身者不可撿也車之有軾喩大體之顯見也衣之有敝喩微疵之難匿也必聞其聲義與車之見軾相發必見其成義與衣之見敝相發服之無射喩謹言愼行終吾身不可懈惰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愚按陳注從順也恐非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愚按寡讀如字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愚按尚書蔡傳讀割字絕句○齊召南曰鄭不見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其所謂古文者卽二十八篇之古本其字多異於歐陽夏侯三家所傳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愚按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未審何據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愚按此節與今尚書文絕異未詳其義民立而正句尤難曉疑有錯誤又按鄭以民立而正爲句事連下讀

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愚按偵當依周易作貞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齊召南曰奔喪之禮皆不爲位爲位者禮之權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哭辟市朝爲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疏云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也○愚按方

氏苞訓此竟爲終云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望見國都則行哭至家不止也未審是否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方氏苞曰襲經陳氏集說謂掩其袒而加要經非也初袒至是襲初括髮至是加首經下絞帶乃要經也○愚按襲而後拜賓成踊敵賓也其非敵者則篇末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是也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

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愚按非主人庶子也上所謂者主人耳麻要經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

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爲母於父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愚按襲免經于序東此經對免而言則要經也前對帶而言故爲首經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姉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愚按方氏苞以東髽即髽於東房天婦人變飾

必於房中疏云此東序在堂上異於男子在堂下亦通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愚按括髮之下疑脫袒字以下文齊衰者猶哭成踊襲知此不言袒襲者文不備耳又按下文除喪而後歸則之墓東括髮袒絰除喪猶然即不及殯者當然可知又此不言送賓以下文齊衰送賓知斬衰送賓不待言矣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

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愚按此賓出特言主人拜送者包適子庶子也如奔喪者適子也是即主人矣如庶子也則主人代之拜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方氏苞曰言襲則袒可知葬日主人袒眾主人否不及殯而之墓齊衰以下皆袒者過禮以志痛也知生者弔此賓與奔喪者相識故問其歸而來弔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問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陳氏云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

行謂此也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方氏苞曰獨此送賓於門外者非殯所也若殯所則非君夫人弔無送於門外特言主人者獨主喪者一人拜送餘則否○愚按方氏苞駁注迫公事五日哀殺之說謂無算哭踊並朝夕哭踊當一循在家常節事未畢不過將事之日殺哭耳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

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愚按免麻者不括髮也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方氏苞曰此當爲諸父昆弟死於他國而本國宗親爲位以哭之禮若如舊說則於他國爲位不應有衆主人兄弟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

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己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方氏苞曰成服拜賓句當在三日五哭卒下舊說五哭之明日然後成服誤矣定制三日成服五哭而告事畢今併五哭於三日內以亟赴喪家故變而就近也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釋文云齎資糧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愚按此與雜記不同記者所聞異耳疏必爲之說過矣下節同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遝

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

凡為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愚按張子云為哭位亦有神位不奠非不祭也不如喪奠之久設以新易舊耳方氏苞非之謂注不可易是矣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方氏苞曰此謂諸侯薨於外世子出迎柩在國卿大夫朝夕哭臨於朝時也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愚按注疏以兄弟為異姓恐非也此亦諸臣使他國者耳必別言兄弟者明哭君親疏一也

凡為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凡喪父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喪○愚按方氏苞以父在父爲主爲主庶子無子者之喪父沒以下皆謂主兄弟無子者之喪欲以此破注然此節首以凡喪發端似非單指一事者注說恐不可易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方氏苞曰逸喪禮言吉喪者雖聞喪而已在喪期之外也惟小功緦麻則然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踴無數惻怛之心痛疾

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哭也如疑室室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

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

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冠衣之相爲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者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愚按禿者不免三者陳注云有一疾則廢一禮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怪本所爲施也曰不

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齊召南曰此注意未明劉氏發明注意了然其陳氏集說蓋約而言之凡童子告不免不杖不緦其當室者則雖童子亦免杖緦也○李光坡曰怪非成人袒亦著免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童子未冠故著免也緦者其免謂爲族人緦者由爲父母著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怪所爲施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則父在不敢杖

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曰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雖外

親亦無二統○方氏苞曰母出則繼母父之配也宜奪因母之恩而服繼母之黨若母死則父有受於考妣祔於祖廟之初配矣故不服繼母之黨以明其義而繼母之服仍一同於因母以篤其恩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為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疏曰注母既葬衰八升者誤當云七升云衰或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絰亦反服其故葛帶絰期之絰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其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

小功無變也

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有本謂大功以上也

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愚按經謂小功緦之經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愚按初葛帶即故葛帶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

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
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
從上服小功婦人爲
之中從下服緦麻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
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
日外宗房
中南面
世子不爲天子服
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
同也○方氏苞曰雖先君
薨必三年喪畢類見命於天子然後得嗣國若爲世子
而不終則庶人也安得遽以重服服天子乎大夫之適
子則教於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
不爲士者故得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言妻見大夫以下亦
爲此三人爲喪主也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
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

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者小君在則益不可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

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経如爵弁而素加経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

凡見人無免経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経経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経也○疏云見人無免経者謂己有齊衰之喪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釋文云罪本或作辠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也

閒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枲或爲似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一擧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按哀容疏云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

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愚按不先御厚味亦以衛生恐致疾○方氏苞曰山陰鍾晥母喪既禫以未葬不肉食者又數月及食肉輒腹疾乃食乾肉久之乃復常○

釋文云縊十兩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屛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芐今之蒲苹也○方氏苞曰大祥居復寢謂外寢齋喪所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齊召南曰此注當合喪服記注及賈疏觀之其義始明○愚按此注

云多二等多一等卽對喪服記而言也舊說八十縷曰升斬衰三升正服也其義服則三升半矣齊衰大功小功皆兼降正義三等而言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帶三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首經不爲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illegible]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經

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方氏苞曰大功以上有受服者古者衰不脫非易衰不能服以終喪也小功以下無受服者喪期近而衰布密緻不必易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因上說而問之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易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

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illegible]皆不[illegible][illegible]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愚按疏謂麻葛兼服據男子也婦人則上下俱麻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愚按重喪之變當輕喪之初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

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方氏苞曰貴賤謂義服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飾情之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

事也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方氏包曰此篇內荀子禮論摘出本文作愚陋邪淫之人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愚按焉語辭也方氏苞云焉字衍非又按惠棟周禮古義曰行夫云為使則介之注云故書曰夷使按夷使猶焉使也引共經及下文焉使倍之句為證又引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

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問服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釋文一云焉發聲也下同○愚按方氏慤云焉當作爲讀去聲下同非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

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愚按天道有盈虧地形有廣狹人恩有淺深是喪禮隆殺間所取象法則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短毋見膚【衣取蔽形○方氏苞曰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卽所謂短無見膚與】長毋被土【爲汙辱也】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戴震江先生事略云後儒爲深衣制考者已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淆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方氏苞曰續衽謂衣衽與裳】

相接續也朝祭之衣長而覆裳深衣取其弗費故裳與衣續知然者要縫半下以衡縫言也惟衣裳相續乃有衡縫○愚按方氏苞說似近之而未及鉤邊竊疑邊即衽當旁之邊也鉤曲也深衣既曲祫故衣衽之邊亦引之使曲以拼旁際所以爲深邃也近世弟子員有藍衣者似做深衣制而爲之矣其緝衽之處別用帛橫裁之以拼要縫於上也

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偃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難爲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愚按制裁也○陳櫟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指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愚按朱子家禮深衣注云以文

勢推之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句似通一衣而言也若專以爲裳不應列於袂袷之上顛倒易置如此後又得吳與敖繼公說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吳草廬亦謂裳以六幅布裁爲十二幅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長以敖說爲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袂

圜以應規謂胡下也○釋文云下垂曰胡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謂行揖讓舉手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卬則心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此衣也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若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釋文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縪下曰緆也○方氏苞曰純卽緣也緣字疑衍曰純曰邊則包裳下齊呂氏列為三事恐未安○愍接此詳深衣之緣也上說深衣制度未及其緣故補言之所未備者則舊說云純以采曰深衣純以素曰長衣純以布曰麻

衣裘朝祭之
服者曰中衣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齊召南曰按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注云國中燕射也皮樹獸名於郊大射也閭獸名如驢一角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然則諸侯之中隨事而異大夫與士則惟用兕與鹿耳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飲酒既脫履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愚按又重以樂樂當從釋文音岳卽下命弦者及鼓節是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閒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拜○方氏苞曰賓先言受後言辟倒文也據文義主人阼階上拜送二句應在前而倒之者以下節已拜受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後則疑受者賓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閒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閒相去如射物○

處云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釋文云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愚按注不見此五字釋文是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疏曰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爲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疏曰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

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末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釋文云純音全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方氏苞曰一算爲奇奇耦之奇也遂以奇算告奇零之奇也假令餘算九當云四純一奇疏曰九奇似未安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以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正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〇方氏苞曰罰爵慶爵並稱正者對無算爵而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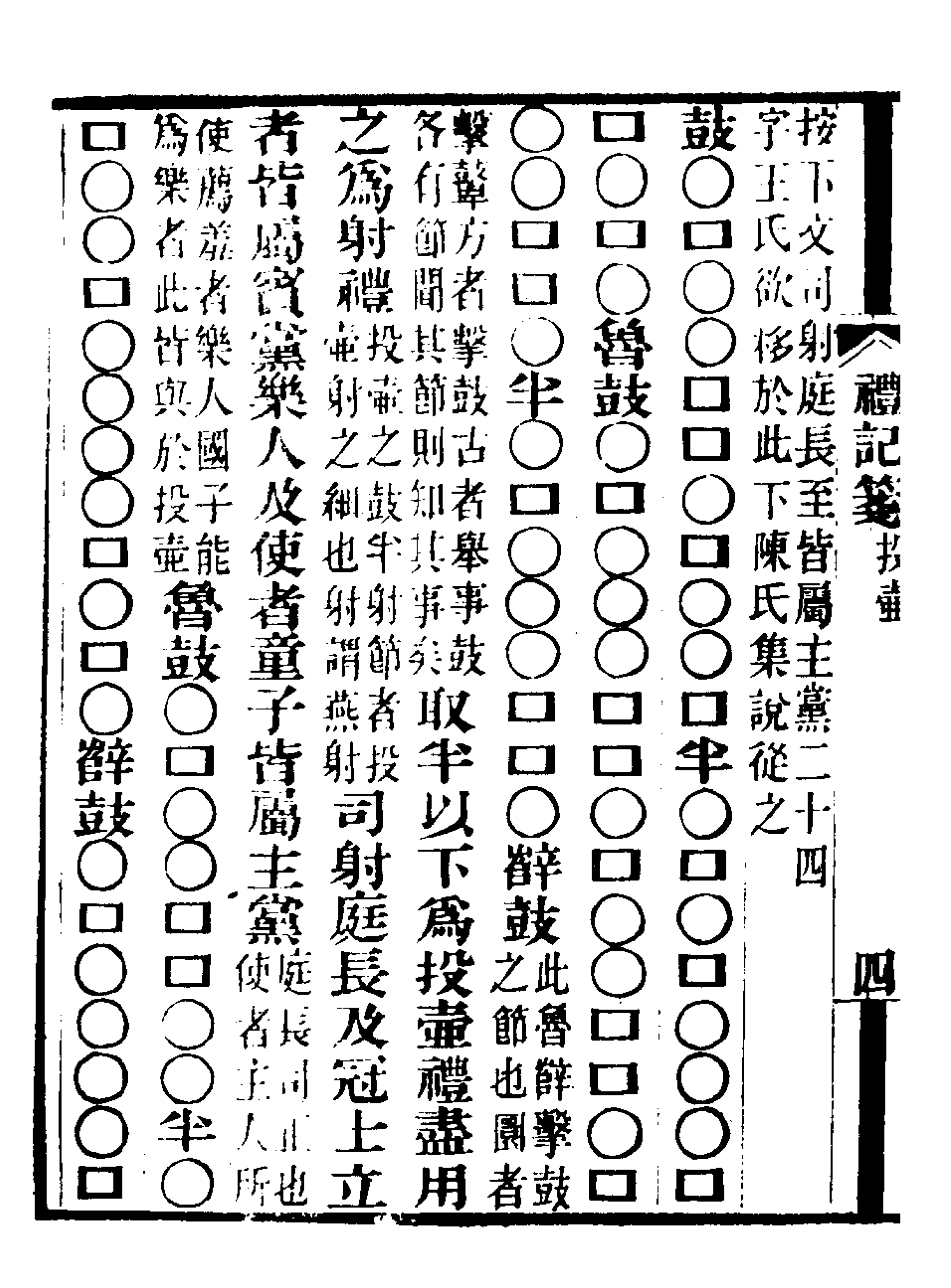
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蓺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長

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按注云矢大七分本大戴記也

賓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稱辭者禮褻乖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偕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脩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邸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方氏也曰憮當作呼旁觀者多喧呼勝者或色傲故用爲戒○甚按疏引小爾雅曰浮罰也非也浮汎滿也公乘不仁爲觴政曰浮之大白令俗亦謂飲盡曰滿也又



按下文司射庭長至皆屬主黨二十四字王氏欲移於此下陳氏集說從之

鼓○□○○□□○□○○□半○□○□○○○□

□○□○魯鼓○□○○○□□○□○○□□○□

○○□□○半○□○○○□□○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魯鼓○□○○□□○○半○

□○○□○○○○□○□○薛鼓○□○○○○□

○□○□○○○○□○□○○□○半○□○□○○

○○□○

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之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齊召南曰爲下不倍人臣之大義孔子每事言從周而冠用章甫必周制得用其鄉之所尚故下文曰其服也鄉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

哀公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愚按席上之珍貴貨也待賈而後沽脩身勵行以待君上取用謂進取位非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

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
如此者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偪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愚按中如服之不衷之衷謂大事嚴恭故如威小事抑畏故如愧粥粥柔輭之貌亦作鬻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
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
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愚按陰陽涼燠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

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愚按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富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

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愚按不搏猛程勇不引鼎程力言不尚氣血也論語云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吾不與也即此二句之意往者不悔行中律也來者不豫不億逆也流言不極謗自引也不習其謀者謀必良雖不習而無不利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李光坡曰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僅可細核無可明指所以謂之剛毅者非不屈於欲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勝者強也諸解似失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

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方氏苞曰忠信者周身之防禮義者應物之節故義各有取○愚按仁爲尊爵故戴之而行義不離身故抱之而處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聽用其言○方氏苞曰既見答則正言不諱不敢以身家之私患自疑慮也○愚按他章有如此者之上皆有贊稱之辭此章惟云其仕而已語意未全疑有脫文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愚按稽考也雖與今人處必以古人所爲自考也猶尙也身困道亨尙憂在民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

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方氏苞曰瓦形正方以微倨故可規而爲圓而體之方自若也儒者内方以自守外微曲以和衆類此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己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愚按此儒不善用之即開朋黨之禍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己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妒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為高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愚按靜而正之謂潛移默孚格君非心也麤而翹之舉事救過不尚急切也○方氏愨曰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德常見重故不輕世亂志常自若故不沮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强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愚按知服知所行之要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親詩書禮樂以自磨礪成其德隅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方氏苞曰方所向也故於志言之術路也故於道言之聞流言不信其行韓子引此以不信其行爲句按之文義亦妄○愚按同而

進不同而退無苟合也君子和而不同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陳注云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方氏苞曰敬爲德之聚諸德諸行必以敬愼承載之然後靜而安動而順故曰仁之地也○陳氏云作充廣也能能事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

上不閔有司故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爲統閔或爲文○愚按隕墜穫刈猶言落晚也○方氏苞曰充者既得而自滿詘者患失而氣餒莊子所謂操之則慄春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以爲將死而憂是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言哀公輕儒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愚按妄鄭音亡當從王肅讀如字虛妄也妄字絕句常字連下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閒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儒服